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系列

汉字中的

自然之美

王元鹿 主编
黄思贤 魏明扬 著

文匯出版社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系列

汉字中的

自然之美



王元鹿 主编
黄思贤 魏明扬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中的自然之美/黄思贤,魏明扬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2013.3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王元鹿主编)

ISBN 978-7-5496-0583-5

I. ① 汉… II. ① 黄… ② 魏… III. ① 汉字—研究
IV. ① 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3100 号

出 版 人 / 桂国强

丛书策划 / 张 衍

丛书主编 / 王元鹿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汉字中的自然之美

作 者 / 黄思贤 魏明扬

责任编辑 / 乔 聿

装帧设计 / 陈 芸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新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75 千

印 张 / 15

ISBN 978-7-5496-0583-5

定 价 / 28.00 元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

序

王元鹿

有一件美好的东西，日日与您为伴，日日为您服务，您却常常忽视了它的美——内在的美与外在的美，这就是汉字。

汉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遗产之一。如果说到汉字的特点与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美。汉字的“美”包含了使汉字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客观环境的美——有物质的美、精神的美、逻辑的美还有大自然的美。汉字的“美”也反映在汉字自身的构成与形态上。造字方法的精巧，文字姿态的曼妙，都令人赞叹不已。

汉字的“美”有其历史过程。如以甲骨文的产生为起点，汉字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何况甲骨文其实还不能算是汉字的最早形态。然而，即便在甲骨文与早期金文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其古朴与端庄，还可以理解通过其字形背后的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生活现象，乃至我们祖先的造字的智慧——这一切，都是美不胜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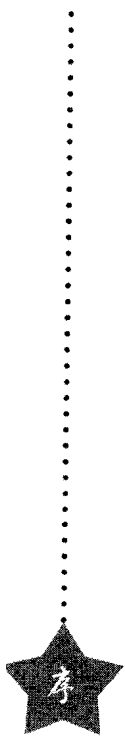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字，已经是几经变化的形体，多少已失去了它们的早期风貌，也不易推断出他们造字的依据。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使我们逐步深入了解了古代汉字的来龙去脉，并进而通过古代文字的研究去搜寻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可以说，从汉字看历史，又从历史来追溯汉字的渊源，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欣赏文字美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这套书是在参考古今许多文字学及相关学科专家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写出的。限于丛书的体例，行文中引用或述及文字学专家或

其他领域专家的观点与成果，一般不专门写出或注出他们的名字及这些著作的名称。在此，向这些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美是需要去发现的。由于我们见惯并用惯了汉字，才使我们习以为常地不去注意其内部蕴藏着的美。这套丛书，就是鉴于此种情形策划设计的。从文字与文字相关的角度——语言、历史、文化、考古、文学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挖掘并向读者展示汉字的美，是本丛书作者的美好愿望。如果读者随着我们的笔，在弄清一个个古文字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它们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们的祖先的思维特点与心路历程，这将是何等快意的事！

2012年7月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Contents 目录

序 / 王元鹿 / 001

第一章 天文类 / 001

“日”说 / 002

“夕”——无“晴”之月却有神 / 008

“星”光灿烂 / 013

“风”虽无形却有神 / 020

好“雨”知时节 / 026

“雷”倒没? / 033

“朝”——日月之行 / 039

祥“云”万福 / 044

天神之“电” / 048

第二章 地理类 / 053

说“地” / 054

- 何来四“海”/ 060
- “山”里有乾坤/ 067
- “岳”——山外有山/ 074
- 点“石”成金/ 080
- “川”为何物/ 088
- “派”别与支流/ 094
- “东”是什么东东? / 100
- 续燃文明圣火的“南”/ 104
- “西”的前世今生/ 110
- “北”和“背”的宿命姻缘/ 115

第三章 动物类 / 119

- “辰”为“蜃”/ 120
- 是不是好“鸟”? / 125
- 年年有“鱼”/ 132
- 无所不在的“虫”/ 139
- 中原之“象”/ 145
- “燕”，玄鸟也/ 151

第四章 植物类 / 157

- 治标还得治“本”/ 158

“不”是根？还是花？ / 163

“秀”色真可餐 / 168

说“艸” / 174

“屯”——万事开头难 / 181

杨“柳”依依 / 186

指“桑”骂槐 / 192

“桃”之夭夭 / 197

说“竹” / 202

第五章 季节类 / 209

“春”天在哪里？ / 210

“夏”，热情似火 / 215

“秋”之不得，何以为生 / 219

“冬”日可爱 / 223

第一章 天文类

“日”说



说起“日”字，它可是一个资深的汉字。早在甲骨文时期，它就频繁地出现在卜辞中，作“”、“”等形。“日”字的金文作“”、“”等形，小篆作“”。对于“日”的构形，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认为：“象日之形”。

从古到今，虽说“日”字的面貌变化不大，但彼此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形的方圆与内部点的有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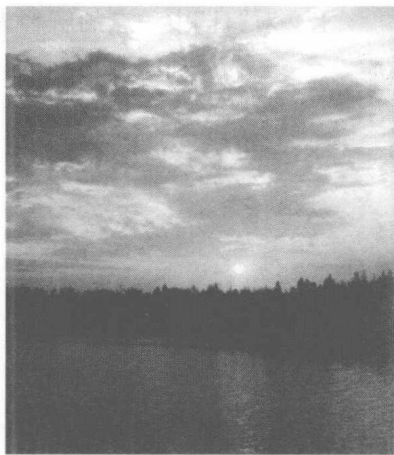
“日”的古字形或方或圆，后定形为方。按理说，“日”为圆形才是正道。至于甲骨文的方形，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是这样解释的：“甲骨文‘日’字因契刻不便作圆形，故多作方形”。原来，甲骨文的方形是不得已而为之。



早期金文由于采用铸造工艺,不存在甲骨文契刻的问题,所以“日”字多作圆形。至于现代汉字为正方形,则是汉字笔画化、楷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后人的明知故犯。

关于“日”字中的这一笔,历来有些争议。徐中舒在《甲骨文字典》中认为:“其中间一点用以与方形或圆形符号相区别。”也就是说,如果“日”字不加一点,就会与“口”等类似的汉字相混淆。因此,“日”中的这一点起到了区别字形的作用。在汉字体系中,也不乏其例。比如“玉”,本作“王”,因与“王”字相近,故加点。

不过,古人对“日”中的这一点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并大做文章。许慎《说文解字》有:“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有:“从○一,象形。○象其轮郭,一象其中不亏。”从许慎和段玉裁的解释来看,日中的“一”是不亏之精。“精”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精气说”的精髓。该学说认为精气是最细微而能变化的气,是最细微的物质存在,是世界的本原,是生命的开始。由此说来,日的本原也莫过于“精”。对人类而言,日的光亮照耀着大地,日的热量温暖了大地,世间万物依赖于它。“日之精可谓不亏”,也难怪古人有如此解释。



鹤立群山

引自张林桂《张林桂摄影诗歌100组》,印刷工业出版社,2008年。

谈到这里,就得说说“太阳”了。在古代,日又可以称为太阳。《汉书·元帝纪》:“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颜师古注释到:“太阳,日也。”又曹植《洛神赋》有:“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不过“太阳”并非一开始就成为日的专名。太,大也,泰也;阳,《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山南为阳,水北为阳。”这是“阳”的本义。阳后来成为中国古代哲学

阴阳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与“阴”相对，即有所谓的“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二气”。因此，“太阳”的本义是极大的阳气，可以指一切阳气较盛的事物。《尚书大传》有：“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终始》有：“故至春少阳，东出就木，与之俱生；至夏太阳，南出就火，与之俱煖。”三国嵇康《答难养生论》中有：“咀嚼英华，呼吸太阳。”在这里，“火”、“夏”之类都被称为“太阳”。不过，这些事物与日比“阳”，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古人对日的认识有所谓的“日之精可谓不亏”，故“太阳”成为“日”的专指也就不足为奇。

上文对“日”中一点的解释尚可理解，而历史上对“日”中一点的其他描述则有些离奇。



三足鸟(汉画像石)

引自刘道广《中国神话装饰》，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

在《说文解字》中，“日”字还有一个字形“𠄎”，圆圈之中并非一点，也非一横，而是一个似“乙”字的形体。“乙”为何物？据说，日本身不能在天空飞行，而是由一种叫三足金乌的神鸟驮着在天际运行。所以，古人画“日”常在日的中间或旁边画一只类似乌鸦的三足鸟。在汉代画像石上，常常可以发现太阳中的三足鸟。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了一幅帛画，画的上部是天堂，左上角为日，右上角为月，日中有鸟，月中有蟾蜍。历史上的

武则天曾改过一些汉字，其中的“日”字改为“𠄎”，这里“乙”就是蹲在太阳里的三足金乌。

很显然，日在古人的眼里充满了神秘色彩。唐代李峤的《日》有这样的描述：

旦出扶桑路，遥升若木枝。
云间五色满，霞际九光披。

东陆苍龙驾，南郊赤羽迟。
倾心比葵藿，朝夕奉光曦。

诗中所谈及的“扶桑”、“若木”、“赤羽”、“苍龙”正是这种神秘色彩的体现。“东极扶桑，西极若木”，扶桑与若木都是传说中的神木，分别在大地的最东端和最西端。扶桑，《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曰居下枝，一曰居上枝。”郭璞注：“扶桑，木也。”《说文》云：“搏桑，神木，日所出也。”相传该树高三百里，但它的叶子却像芥子一般大小。可见，扶桑为日所出的神木。关于若木，《山海经·海内经》有：“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灰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郭璞认为若木生于昆仑之西，而且是“西极”，也就是与东方日升之地相对的西方日落之地。日升于神木，落于神木，神木成为日的休憩之所，也增添了日的神秘。苍龙指星宿中的东方苍龙，日从此升起，赤羽则为星宿中的南方朱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日”的出入运行无不与神秘相伴。

而在下面几则神话传说中，日的神秘则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关于“羲和”的传说。《山海经·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段话的大意为：在东海的外面，有一条叫“甘水”的河。这里有一个羲和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名叫羲和的美丽女子，她正在甘渊里给太阳洗澡。相传，羲和就是上古帝王俊的妻子，后来生了十个太阳。

这里又有“后羿射日”之说。后羿，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缙，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但在这里，并未提及“射日”。不过古本《三海经》有“后羿射日”之说。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淮南子·



后羿射日(汉画像石)
引自王孝廉《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

本经训》则有较为完整的记述：“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又有“夸父逐日”之说。关于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这样描述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即戴天，顶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则完整地记述这一个神话故事：“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夸父与太阳赛跑，竟然闯进了太阳；此时，口感到非常渴，想要喝水。于是，夸父先后来到了黄河边和渭水边喝水。黄河、渭河的水不够喝了，又赶去喝北边大泽里的水。还没有到这个地方，半路就渴死了。他所丢弃的手杖顿时化为一片桃林。

这些神话传说渗透着古人对日的复杂情感，有神秘，也有幻想；有爱，也有恨；有顺从，也有征服。“日”是自然力量的体现，也是先民征服自然的符号。当“日”进入文学，又有了另一番情愫。

以日月起兴，抒发情感。《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范仲淹《渔家傲》：“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龚自珍《己亥杂诗》：“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



夸父逐日

引自唐子恒、时永芬、徐磊编《中国神话传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

天涯。”

以日入诗，抒写壮美之景。王维《使至塞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之涣的《登黄鹤楼》又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白居易的《忆江南》又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

如今，“日”在人们的心目中已褪去了那份神秘，甚至褪去了那份诗情画意。当“日”被拉下了神坛，低俗的大门就向它渐渐地开启了。



引自王孝廉《岭云关雪——民族神话学论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

“夕”——无“睛”之月却有神



“夕”常出没于中国诗词。“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对于诗词中“夕”字的意思，不难理解。但要问“夕”字到底是什么？也许很多人就知道了。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夕，莫也。从月半见……”莫，即今天的“暮”字，有傍晚之意。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义项。“从月半见”，即“半个月亮爬上来”。许慎对“夕”取象的认识是正确的。可见，汉人通过小篆仍可以认识到“夕”字与“月”字源自于同一自然天象——月亮。不过，从现代汉字“夕”与“月”的构形，我们已经很难找到其中的痕迹。

现代汉字“夕”与“月”相比较，少了一笔。如果把“夕”看作一只眼睛，似



乎少了眼珠子，我们权且称之为无“睛”之月吧！

其实，童年时代的“夕”与“月”长得可是一模一样。甲骨文“夕”作“𠄎”或“𠄏”形，甲骨文“月”字作“𠄎”或“𠄏”，夕与月互通，都是一轮弯月，中间加点或不加点。也许你会好奇地问：月为什么只画半月之形？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月”字自然画月之形。不过，自然中的月与日的出现却有所不同。日除非日食，都以全形示人，但日食毕竟少见。月除非农历十五六，其余都以缺月示人。难怪《说文解字》这样解释“月”字：“月，闕也”（即缺）。当然，一些学者也不这么认为：“月”之所以从半月，是为了与“日”字相区别。

甲骨文“日”字作“☉、☼”等形，金文作“☉、☼”等形。如果“月”像“日”一样，也画成圆形，将用什么去区别呢？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也罢，与“日”字相区别也罢，“月”字为“半月之形”似乎合情合理。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月中之“睛”了——字中的点或横。“月”字最初只是表“月亮”这一自然天象。不过，月亮一般在傍晚以后出现，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傍晚”或“夜晚”之义。相似的又如，“日”表太阳，后又可表“白天”。当“月”有了“月亮”、“傍晚”和“夜”三种意义后，“月”字可谓身兼数任，负担重了势必导致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混乱，就要采取某些措施，或改变读音，或改变字形。在这里，古人采用了改变字形的方法，即在“月”中添加一笔。这样，月亮就有了两个字形，一个为有“睛”之月，一个为无“睛”之月。据《甲骨文字典》：“象半月之形，为月的本字，卜辞借月为夕……卜辞一至四



月上梢头

引自王密《琼岛拾贝》，中国摄影出版社，2004年。